

石油魂
六万里远行路上的



大美新疆。 石立斌 摄

那是一样倔强的灵魂



散文

梔子花开

蒋如高

快递员送来一只木箱,原来是深圳寄来的梔子花苗。湿润的根系,青碧的花蕾,还有一张便笺:“今年的四季梔子,给阿弟装点石油城的家。”

油墨香混着泥土气息,忽然撞开了记忆的闸门。11岁那年夏天,我去乡下看望姑妈。姑妈膝下有五男一女,为了照顾男娃子上学,表姐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务农。表姐家种了许多梔子树,花儿开得正欢,满院子的香气。

表姐大我10岁,生得一双俏眉眼,很像电视剧《血疑》中的幸子。那是1984年,乡下没有电视机。表姐就好奇地问:“幸子是谁?幸子漂亮吗?”我就说,幸子跟你一样漂亮。对此,表姐笑得很开心,像盛开的梔子花。

很多时候,我都陪着表姐去放牛。每次出门,她会摘一朵梔子花别在发间。到了草肥的地方,我就丢下牛,自顾贪玩,不觉就在山坡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,表姐已将牛喂饱了。

一天晚上,表姐照例搂着我睡觉。半夜里,我被抽泣声惊醒。表姐告诉我她要嫁人了。我糊涂:啥叫嫁人?表姐就说她要当新娘子了。新娘子多好啊,红袄红鞋红脸蛋,表姐哭啥哩?后来得知,表姐是与二表哥换亲的。

在一阵啜泣声中,表姐无奈远嫁他乡。她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从院子里挖走一棵梔子树。仅有的一个女儿出嫁,姑妈跟在花轿后面,走了一坡又一坡。我则靠在最大的梔子树旁,呆呆地望着远方。

从此,我与表姐失去了联系,只是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到了零碎的消息。原来,表姐嫁到一个叫龙王庙的地方,那地方年年发大水,农民拼命干活却没有好收成。表姐夫穷则思变进了赌场,输了就回家大闹。表姐整日以泪洗面,曾想过逃婚,却有了身孕。

一年寒冬,表姐夫与赌徒们正围坐牌桌时,警察的哨声突然刺破村巷。慌乱中众人四散奔逃,他纵身跃入结着薄冰的池塘,黑黢黢的棉袄在浑水里浮沉。那一刻,站在岸边的表姐心都要碎了。自那以后,表姐夫得了一场大病,却也不再赌博。

塘边的枯草黄了又绿,某次表姐去浆洗衣裳,发现水底沉着半副骨牌,被青苔裹成了暗绿色。

随后的岁月里,我考上石油中专,4年后被分配到钻井队。之后,随着石油大军转战南北,四海为家,始终无法联系上表姐。偶尔夜深人静,我总会想起表姐,还有她喜欢的梔子花。

走进网络时代,我多方打听,终于寻到了表姐。那一年,表姐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家乡,去了深圳市打工。先是开了一家大排档,赚钱后又开了一家名叫“幸子”的花店。每到夏季,店里的梔子花颇受城里人的青睐。

后来我在旧书摊翻到《活着》,读到:福贵蹲在月光里数着米粒喂鸡,想着“把小鸡喂养大,鸡生蛋,蛋生鸡”日子也就有了盼头时,忽然想起表姐。其实表姐的日子,不就像她种的梔子花?在换亲的啜泣声里被连根拔起,在龙王庙的水涝里泡得发白,却又在深圳的城中村墙角,从水泥缝里拱出了新枝。

(作者来自华东石油工程公司)

我喜欢坐车。

小时候坐车,多半是去探亲、旅游,如今坐车,却多半是为了奔赴一场场仿若约定的远行。4年间,我的足迹遍布新疆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四川等9个省份,行程超6万里。

远方是路,更是人。在6万里路的沿途,我遇见过很多石油人,岗位不同,样貌不同,却无一例外都拥有倔强、勇敢而温柔的灵魂。

这共同的灵魂,汇聚成一种石油人独有的精神气场和人格特质,更在岁月的打磨中形成了一种石油文化,构成了以“三老四严、苦干实干”为核心的石油精神,更告诉世界,这就是石油人。

——题记

张迎亚

汽车在沙雅县的乡道上疾驶。路旁,新疆独有的钻天杨遮住了天,一株株苹果树、核桃树正奋力生长。

当这蓬勃之意刚开始衰减的时候,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塔里木分公司70868钻井队施工的热普3014XC井就到了。

(一)

平台经理焦杰很黑,戴着一副黑色方框眼镜。

“塔河区块地层易塌易漏,应采用强抑制、强封堵泥浆体系……”刚坐下,这个和《我爱我家》里的贾志国有几分神似的文弱书生就开始讲最近琢磨出的工作心得。

一阵手机铃声忽至。

“爸爸!爸爸——”刚摁下接听键,奶声奶气的童声就跃入耳畔。

“索菲亚,我女儿,两岁零七个月了。”他满怀歉意地解释道。

我咀嚼着远在甘肃天水的那个不能谋面的小女孩的名字,有些遥远,有些神秘,一如焦杰不常提及的过去。

2010年,焦杰从大学毕业,步入职场。北

京、濮阳、库尔勒、轮台、沙雅——他一路南下、西行,眼睁睁看着窗外从最繁华,陷入最苍凉。

他还看到一辆辆满载电缆盘、搅拌罐的大车匆匆驶过,风驰电掣地驶入沙漠深处。他还看到“只有荒凉的沙漠,没有荒凉的人生”这一地标性巨幅标语,一字字站在高高的沙山上,很孤独,很辉煌。

焦杰的荒凉人生,从此刻开始了。

他顺着梯子一步步下到泥浆罐罐底,一捧捧清掏废渣,浑身上下都变得黑乎乎、黏腻腻、脏兮兮。

很快,同来的22个意气风发的同伴,只剩下了七八人。

(二)

天黑了,夜色像帷幕一样从天上降下,将大漠紧紧覆住。焦杰换下板结得快变成一副甲胃的工衣,一步步爬上沙丘,仰面躺下,苦苦思家。

其实,他能想出什么结果呢?此时此刻,他就在大漠深处的无边暗夜里,就在3.2万平方公里的沙雅县的大地上——面积抵得过一个海南省的沙雅县的大地上,插翅难飞。

想着想着,他的视线飘散到了井架二层台上。在那方离地40米高的方寸之地,老师傅正娴熟地让一根根重若千钧的钻杆如飞瀑般直入地层深处。听着钻杆相撞时清脆的回响,看着“空中飞人”们岿然不动的稳健身姿,他入了迷。

“队长,我想上去体验一下。”一股不可名状的力量驱使焦杰助力器、安全带、防坠落装置全部绑在身上,一步步爬升,颤巍巍地扶住了在风中轻轻摇晃的钻杆。解吊卡、推钻杆、扣吊卡、起下钻……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练习,直到琢磨出了手腕和四肢全部的微妙力道。

就这样,这个操着一口浓重陕北味普通话的年轻人,逆向同龄人纷纷逃离的洪流,留了下来。爱才惜才的带班队长开始带着焦杰干钻井小班,着意把他往钻井工程师的方向培养,量接头成了横在面前的又一道难关。

(三)

井场一角的接头房里,200多个钢铁铸造

的接头成行成列,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。

焦杰自有办法:低于30公斤的接头,他就像抱西瓜一样牢牢抱在怀里,凭一己之力将其搬到屋外;重达二三百公斤的,他就弓起身子,扎好马步,利用接头天然的圆柱形状,推着一个个庞然大物一寸寸、一厘厘挪移。

每个接头是什么型号,长什么样子,用在什么地方,他一个个地指认、背记,常常从上午十点半待到凌晨两点,从烈日炎炎背到月上中天。

“从井口往下使用的接头都有哪些?”我想用一次“突袭”检验一下焦杰的功力。

“方钻杆上端的731×631双反接头、内防喷工具旋塞处的631×630反扣接头、方钻杆下端的310×HT40扣接头……”他对答如流。我很难想象这流畅背后,究竟流逝了多少和整个世界默默相抗的清寂时光。

(四)

轮台、库车、沙雅,三个地广人稀的县城在新疆大地上勾画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铁三角。这些年,我的足迹在这个三角里蔓延,每到一处,都会发现和焦杰惊人相似的职业生涯变迁史——

譬如高蓬。每搬到一个新井场,他就把一台液晶显示屏和电脑连接,让颤动不清的钻井参数在大屏幕上闪动不息。每个晚上,整个井场只有他的营房被月光、井场灯光和屏幕微光照得透亮。

譬如位召金。他无数次在凌晨五点交班时用冷水洗头,从头到脚打好几个痛快淋漓的激灵,紧接着奔赴千里之外窗明几净的课堂,学习函授的研究生课程。如今的他已是一个钻井项目部的技术主管,未来天高地阔,大有可为。

原来,在无边大漠,在苍凉戈壁,多少年来,有那么多石油人从青涩模样起步,在岁月里一步步往前奔。他们心里都揣着股不服输的劲头,谁也没明说,却都凭着一股韧劲,硬是在荒滩上踩出条路来,朝着更难的技术、更高的岗位闯,脚下从没停过,眼里也总盯着更远的地方。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散文

一棵臭椿树

崔向珍

街心公园有一棵蓊郁的臭椿树,阔大的绿荫遮蔽着地面,在赤日炎炎的夏天,酿一汪诱人的清凉。也许是对臭椿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吧,我常在清晨或黄昏到这里散步,或是坐在绿色的长椅上看孩子嬉戏,心中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。

故乡的院子很大,没有围墙,也没有篱笆。院子东边邻着小路有一棵臭椿树,院子中间有一棵杏树,院子西边拐过西墙有两棵香椿树、三棵刺槐树。院子里还有很多榆树,多到我数不过来。

每年春天,最早开花的是杏树。一树白烟香雾,引得蜂蝶翻飞,热闹,好看。待到三两场细雨飘过,满树杏花红艳凋落,青玉石般的小杏子挂满枝头,相思红豆似的榆树花也开了,一粒一粒,安安静静,仿佛只为结果而来。待到密密麻麻的榆树花凋落,碧绿的榆钱满树摇铃的时候,刺槐树开花了,累累坠坠的花朵,压弯了树枝,如白云朵朵,香气馥郁,摄人心魄。

杏树花不能吃,但是能够结出杏果,我喜欢;榆树花不起眼,但是能够结出香甜的榆钱儿,我喜欢;刺槐花好看,能生吃,还能裹点面粉蒸熟了吃,我喜欢;香椿树春天不开花,但是有鲜嫩的椿芽可以吃,我喜欢。

那棵臭椿树虽然长得笔直挺拔,也能开花结果,但是都不能吃,叶子还有臭味,我很不喜欢。6岁那年的春天,我气呼呼地跟父亲说:“这棵臭椿树这么臭,难闻死了,啥用也没有,种它干啥?”父亲没有马上回答我,而是抬手指着高高的树冠说:“你看看那些树叶好看吗?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,我努力看向臭椿树的树冠,那些紫红的叶片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“好看倒是好看,味道太臭了,有还不如没有。”我皱着眉头嘟囔。父亲看着我的表情笑了说:“你看看这树干又粗又直,将来给你打张桌子,结实得很,能用很多年呢。”将来的事我现在看不见,桌子我现在也看不见,反正眼前的臭椿树除了臭味就是臭味,啥用也没有。面对我的固执,父亲并不生气,他乐呵呵地说臭点挺好的,熏着你,长得快。

很快到了夏天,一院子的树都绿油油的,数不清的知了躲在树影里嘶鸣如雨。我家的两间茅草屋里热得像蒸笼,院子里的树荫下都种着蔬菜,只有靠着小路的臭椿树下闹着一片阴凉。母亲把草垫子铺在树荫下,让我躺在草垫子上看小人书。看书看得久了,我就仰脸看天。臭椿树的叶片太繁茂了,把头顶上的天空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只看见几穗晚开的花朵,白色的,细小散碎,点缀在绿叶间,还挺好看。我瞅着臭椿树的花朵看了半天,再看看身边的大片绿荫,好像不那么讨厌这棵臭椿树了。

这棵臭椿树上有一个很大的喜鹊窝。冬天树叶落尽的时候,喜鹊窝特别显眼。两只花喜鹊每天站在枝头叽叽喳喳的时候,母亲就很高兴。我问母亲院子里那么多树,喜鹊为啥要在臭椿树上搭窝。母亲说因为臭椿树高大结实,喜鹊才会选择在那里搭窝的。听完母亲的回答,我抬头看看院子里的那些树,确实,臭椿树比它们都高出一大截呢。这棵树能搭喜鹊窝,喜鹊的叫声能让母亲高兴,嗯,它也算是有点用处了吧。

1981年的冬天,我们搬家了,父亲找木匠用这棵粗壮的臭椿树做了一张方方正正的桌子,桌面光滑,桌腿结实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,我常常想起这棵臭椿树,想起那个种满了树木和蔬菜的院子。我们兄妹四个围着桌子写作业的时候,我也常常想起这棵臭椿树,想起它笔直挺拔的树干和蘑菇状的树冠,想起在那片阔大的树荫遮蔽下,幸福快乐的童年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中国石化作协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走进河南油田

本报讯 6月12日至13日,石化作协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志愿者到河南油田以及南阳二机集团,追寻石油勘探开发和石油装备工业的发展历史,开展送文化到基层、到一线行动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得者严岛影以《报告文学中的精气神》为题,结合自身写作经历,从高度、宽度、温度、深度四个角度,讲解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技巧,诠释了提升“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”的重要性,为河南油田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学盛宴。(丛松彪 常焕芳)



攀登。姚桂梅 摄

独居者

尹奎

必须有光。他始终依靠光
当他放下书,闭上眼睛时
他似乎不需要光了

但他有了光,像灯光
接过夕阳遗落的晚霞
他仿佛斑斓了起来
这是他一天,甚至一生想要的结果
(作者来自河南石油)